

敦厚隨和的長者

——訪問胡振中主教

呂瑞潔
陳錦添



天在下雨。會幾何時，堅道明愛大廈附近瀟瀟雨洗淨，個主教的足跡，如今，縱未被毛細雨所洗淨，亦已被來了又去的時間帶走。

千個問號

冒著雨，走向設在堅道明愛大廈內的香港主教辦公室，內心却打上一千個問號，到底我們將要訪問的胡振中主教，是個怎樣的人？耳熟能詳過不少次的讚賞之聲，但親身的體驗與耳聞的又有沒有出入？香港教區在胡主教輔導之下，會發展成爲怎樣？

誰訪問誰

我們的交談在非常自然及輕鬆的氣氛中進行，胡主教坦誠友善的態度，令我們由心底泛出一陣陣舒服的感覺，一方面是有感其誠，另一方面是盼望教區內擁有職權的「爲民服務者」，也時常會保持和藹可親的態度。談著、笑著，胡主教不單樂於表示自己的意見，也樂於徵詢我們的意見，到頭來，真不知是誰訪問誰了。

執就不安

主教最先知道教廷任命他爲香港主教的消息時，是在本年四月初的時候；那時的胡神父，正在熱中於堂區的牧民工作，以他豐富的學識及二十多年的牧民經驗，與勤勤的爲他的教民服務，做著他想不到教廷會有這突然而來的舉動，不由暗暗叫苦，所謂任重道遠，充滿責任心的胡神父，就只怕自己不能承當重任，誠惶誠恐的心

席不暇暖

七月二十五日，胡振中神父在香港聖道總堂舉行的晉牧及就職禮中，正式成爲香港的第三任國籍主教。晉牧至今，只是短短的一個月，但所接觸到的人與事，却是多得不能勝數，說他是席不暇暖，真是一點也不過份；在我們和胡主教見面的七十分鐘內，他起、坐、起、坐、接電話、安排見面時間，到辦公室門前應門，話題不止一次的被截斷，也不止一次的重新開始談話。謙遜的胡主教爲此而顯得有點過意不去，其實，他在極端繁忙的公幹中，仍抽空接見我們，備極不安的該是我們而不是他。但即使如此，胡主教仍不斷表示希望教區內的天主子民，能對他提供意見及批評。

適應力強

胡主教認爲現在的工作與以前的大不相同，以前大多是堂區的牧民工作，現在呢，起碼暫時是要經常在辦公桌前處理密麻麻的文件；由台灣至香港，由對人至處事，其間需要極大的適應能力及時間；但胡主教甫抵香港，立即走馬上任，日理萬機，他的適應能力，是我們深深佩服的。本來，胡主教對香港教區的認識亦不算深，雖然他曾遠離香港一段時間，但其間他對教區的一舉一動都是非常留意的，他從報章上、朋友處，都夠的，他希望自己已能從教區的教友及神職人員處，不斷吸收意見及經驗，再加上自己多看、多聽、多接觸、多汲取，以增加自己對教區的認識。

通情達理

教區最初在知悉胡振中神父受任命爲主教時，曾起過一陣波動，胡神父的反應不一，我們問及主教當時對這件事的感想，胡主教爽朗的笑起來

說：「當時我非常高興，真的，也許你們不相信，我的確非常高興。這件事大大的表現了香港教友的敢作敢言，有自己思想，也不怕去表達；我是非常讚賞別人能敢於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的，這件事也表示出香港是個開放的社會，言論自由；況且，我亦明白教友是以事論事，絕不是針對我本人的。」胸襟廣闊，通情達理的胡主教，實在是非常鼓勵教友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思想的，他也極樂意去接納各種對教區有所裨益的建議；但願諸位有識之士，能不畏閒言，不怕反對，繼續向教區提供或表達寶貴的意見。

萬眾一心

談及香港教區，胡主教不止一次的稱讚區內的教民，說他們有幹勁，不怕犧牲，肯爲教區出力；他覺得教友敢言敢行，有時甚至比神職人員更走先一步；主教認爲教區不應只着重培育神職人員及修女等，亦應秉承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訓示，著力培育教友去分担教區內的重任，這個希望，主教盼望能按部就班的進行。對於區內的神職人員，主教亦致以深深的期望，他盼望年輕的與年紀大的都能和洽相處，彼此勉勵，互補對方的不足，爲教區的傳教事業盡力。假如說

分工合作

提到教區內的工作的時候，胡主教表示仍未太熟悉教區工作的分配情形，如果說是有等人員荷過重，有等則娛樂時間甚多的話，這種情形是不正常的；當然，人是需要適當的閒暇時間的，只是理首工作，百務纏身而忽了修養生活亦是不對的。至於主教自己的工作又怎樣呢？教區內各式各樣的瑣事都有：開會、頒獎、施行聖事、慶典、禮會、修女發願、加上教會內外人士向主教垂詢各種問題，那末主教又要來足夠的時間去策劃教務呢？

權勢財富

說一大堆有關教會的工作及教會內的各種負責人的話後，我們突然想起有人提及過「教會代表權勢和財富」，便請胡主教對這觀念的看法。誠然，教會擁有高聳雲霄的樓房，也有有權威的聖堂及學校，各機關部門亦缺不了有權威的負責人，胡主教認爲這些都是足以導致一般人產生錯覺，認爲教會是擁有無限權威及財富的，其實，令人產生錯覺的主要不是物質方面的外在表達，而是當事人與人相處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，如果所有負責人都備有謙恭的服務態度，誠懇待人，相信這種錯覺是會逐漸消滅的；此外，教區內的人仕都應明白「財富」的來由及用途，所謂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，教區內的一切其實都是屬於教民的，另一方面，神職人員有時基於環境形勢，不得不出席於某些場合之中，倘若因此而引起誤會，認爲他們是附庸顯貴的話，那就冤枉極了，這方面，是希望得到教友的諒解的。如果說有些機構的負責人真的表達出過度的「優越感」的話，主教希望知道的人能坦誠和他交談，表示出自己的看法，因爲許多時這些負責人不是故意流露出這種態度的，真誠的坦誠，可能會幫助他們也未定。至於主教自己呢？他說他對教廷的意見及批評，無論是已寫信、托人轉達甚至私自打電話相談的形式，都在進行中。主教的電話是五二二四一六三三，你有興趣（胆量）向主教表達意見嗎？

敦厚隨和

七十分鐘的訪問，只是談及了一點我們能想到，主教能公開的問題，但第一個印象實在是很深刻的，主教處處表現出平易近人，敦厚隨和的性格，談吐穩重而又帶點幽默，態度坦率誠懇，我們實在很喜歡他，希望你也會喜歡他。套公教報七月二十五日的社論說：「我們歡迎新主教所表現的喜樂和信任，不應該停留在抽象的平面上。我們的主教並不是高不可攀的團結象徵；他也是人，是我們香港天主教聯合行動的核心。他期望我們的合作；我們應該與主教充份合作，藉以悅樂天主。如參與共同工作的人彼此缺乏誠摯的感情，那是很難達成任務的。」

怎會是他？

最初聽到教廷的任命消息時，心中不禁好生納悶，想道：「怎會是他？」一個月後的今天，耳聞目睹主教的作風爲人，又不禁暗想道：「怎可能不是他？」



胡主教在堅道的辦公室中接受訪問，表達出他底心聲與寄望。

胡主教認爲現在的工作與以前的大不相同，以前大多是堂區的牧民工作，現在呢，起碼暫時是要經常在辦公桌前處理密麻麻的文件；由台灣至香港，由對人至處事，其間需要極大的適應能力及時間；但胡主教甫抵香港，立即走馬上任，日理萬機，他的適應能力，是我們深深佩服的。本來，胡主教對香港教區的認識亦不算深，雖然他曾遠離香港一段時間，但其間他對教區的一舉一動都是非常留意的，他從報章上、朋友處，都夠的，他希望自己已能從教區的教友及神職人員處，不斷吸收意見及經驗，再加上自己多看、多聽、多接觸、多汲取，以增加自己對教區的認識。

